

“四重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案例分析

周晓雪 杨书胜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青岛 266520

摘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也是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对激发社区垃圾分类的内生动力，构建社区垃圾分类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N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基于“嵌入理论”构建了制度、资源、情感、能力四重嵌入分析框架，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运行机制和条件要素。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有效运行机制包括以明确组织身份获得居民认可为特征的制度嵌入机制，以激动内生动力链接在地资源为特征的资源嵌入机制，以加强情感链接培育“积极居民”为特征的情感嵌入机制，以发挥专业优势提升可持续能力为特征的能力嵌入机制。机制可持续运行的要素在于合法性、专业性和伦理性条件的获得。基于此，从制度支持、社会慈善资源畅通渠道、专业能力等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社会组织；嵌入理论；垃圾分类

社会组织在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激发社区内在动力、化解社区环境治理冲突等具有灵活、专业的作用。学术界对此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一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路径研究。社会组织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中的参与路径主要是宣传、教育、培训，以此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1]社会组织参与策略受到社区类型的影响，在以陌生人为主的商品房社区，以说服策略和赋能策略为主；在以熟人为主的单位社区，以参与策略与授权策略参为主。^[2]认为政社合作是垃圾管理的必然趋势，具体可概括为“目标契约型”“内力支撑型”“外力驱动型”三条路径。^[3]二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意义研究。秦祥瑞、沈毅认为相比于邻里网络特征，环保社会组织的介入对于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更为显著。^[4]刘新宇认为，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社会组织可以提高环境治理效率，促进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5]顾丽梅、李欢欢认为，参与式垃圾治理离不开社区组织的参与，政府通过社会组织号召动员普通民众参与垃圾分类治理，实现垃圾分类治理中多主体平等协作。^[6]三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困境研究。李婷婷、常建认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垃圾分类过程中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制约社会组织发挥作用。^[7]苗清、赵一星认为，社会组织缺乏相应的组织资源和组织能力，因此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不佳，制约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发展。^[8]

上述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提供了诸多可行的路径与丰富的理论视角，但是鲜有学者对社会组织是如何参与到社区垃圾分类过程中进行论述。鉴于此，本文运用“嵌入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架构，旨在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社会组织如何在社区垃圾分类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实现有效参与？哪些具体的运行机制能够支撑并促进社会组织成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之中？

一、理论基础与框架分析

（一）理论基础

“嵌入”这一概念由匈牙利哲学家波兰尼首次提出，他认为经济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宗教以及政治制度当中^[9]。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两种嵌入策略。沙朗·佐金和保罗·迪马乔对嵌入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将嵌入分为了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以及政治嵌入。哈格顿则基于组织与其所处的国家和社会网络关系，将嵌入分为双边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以及环境嵌入性。

（二）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分析框架

本文根据社区垃圾分类实施特点与社会组织自身特性，提出“四重嵌入”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分为：制度嵌入、资源嵌入、情感嵌入、能力嵌入。

第一，制度嵌入。制度嵌入是指社会组织按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及相关规定，主动置身于政

府政策及关系网络,以方便获得行政合法性、资金支持、社会认同等^[10]。宏观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有政策支持和法规保障。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明确要求要激活社会组织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活动。

第二,资源嵌入。资源嵌入是指个人或者组织开展各项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是将其所掌握的各种人力、物力、资金等各种资源主动融入到社会发展当中去,使得这些资源的获取依赖于特定的情景^[11]。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将专业技能性知识与垃圾分类实际情况相结合,根据现实需求进行资源整合,与社区在地资源有效衔接,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活力。

第三,情感嵌入。情感嵌入是指个人或者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情感关系对其行为和决策的影响,强调的是情感联系对于行为的影响^[12]。垃圾分类重在居民参与,社会组织要用真实情感感化居民,加强与居民之间的情感链接,获取居民信任。社会组织还要培育垃圾分类“积极居民”,利用邻里关系网络,引导其他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活动。

第四,能力嵌入。能力嵌入是指组织或者个人将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借助社会网络中的关联关系,嵌入到其他个人或者组织中,帮助其做出最优策略,提高效率。社会组织要通过垃圾分类政策、标准、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在社区形成垃圾分类的氛围;社会组织通过资源互补、多方协调,进而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

二、案例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运行机制分析

2021年青岛市推动垃圾分类撤桶并点,新建商品房社区居民出现“邻避冲突”,影响社区稳定。N社会组织积极嵌入社区,逐渐形成社区环境治理协作机制。

(一)制度嵌入:明确组织身份,获得居民认可

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国家相关政策规范和扶持计划使其参社区垃圾分类供给具备合法身份,逐步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之一,并通过绩效评估等配套措施不断规范这一过程。

其一,明确组织身份,制定相关制度。垃圾分类的制度规范,实质上是一套保障社区垃圾分类活动能够得以顺利推进的规则设计与行为准则体系,N社会组织积极与社区内

的其他利益主体展开深入的沟通与商议。

其二,通过入户宣传,获得居民认可。在嵌入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前期阶段,N社会组织采取了入户宣传的策略,通过精心策划与执行,向社区居民发放了定制化的垃圾分类与生态环境宣传材料,进一步激发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活动的热情与积极性。

(二)资源嵌入:激动内生动力,链接在地资源

资源对于社区垃圾分类及社会组织的发展都是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在资源嵌入方面,社会组织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社区垃圾分类的难点、痛点,从邻避关系入手,激活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链接在地资源,将资源利用最大化,达到多主体协同共治的新局面。

其一,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提高居民垃圾分类主动性。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新建商品房社区出现邻里关系淡薄、社区认同缺失、环境问题突出等一系列社区治理难点,社区居民出现抵触垃圾分类的情况。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居民对垃圾分类本身持支持态度,而异议主要聚焦于物业单方面决定的分类箱选址。

其二,链接在地资源,使其资源利用最大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政府、物业等多主体的支持。为支持社区落地垃圾堆肥项目,N社会组织利用社区闲置资源,链接专业环保机构搭建堆肥设施;链接智能平台,用“社区堆肥”小程序监测堆体温度等关键信息,实现科学堆肥管理。

(三)情感嵌入:加强情感链接,培育“积极居民”

情感嵌入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一个重要阶段,与垃圾分类效果关系紧密。在情感嵌入过程中,社会组织利用居民之前的情感纽带,进一步带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积极居民”的培育,带动邻里,激发了社区的内生动力。

其一,强化情感链接,形成垃圾分类良好氛围。为培育居民行为垃圾分类习惯,N社会组织制定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机制,鼓励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垃圾分类;联合社区举办“表彰绿先锋”活动,树立典型榜样形象;另外,N社会组织还组织举办物品交换活动。

其二,培育“积极居民”,获得垃圾分类新动能。在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箱体选址时,缺少带头人,N社会组织积极从社区内部寻找动能,打破僵局。N社会组织还注重培育社区儿童力量,通过儿童的积极示范,激发家庭成员的环保

意识,进而形成家庭内部的良好垃圾分类习惯;再由家庭之间相互促进学习,带动邻里共同参与。

(四)能力嵌入:发挥专业优势,提升可持续能力

专业能力是社会组织可持续嵌入社区垃圾分类提供服务的重要支撑。社会组织凭借专业化能力和灵活性,为居民和垃圾分类志愿者开展系统性课程,提高社区垃圾分类效率,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社区实践,提升自我能力,促进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其一,发挥专业优势,打造特色品牌。N社会组织在社区内建立垃圾分类生态基地,基地主要包括厨余垃圾堆肥示范站、环保酵素室、废油提炼室以及手工皂制作室,让居民亲身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实践中来,体验垃圾变宝的过程;N社会组织多次开展垃圾分类和环保知识的主题讲座和宣讲活动。

其二,提升专业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N社会组织积极积累各类社会资源并转化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N社会组织通过扎实且富有成效的社区居民动员,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循环工作,2018年成为零盟伙伴和“壹起分社区计划”的S区域协调中心。2019年9月,在多方支持下,N社会组织以“壹起分”为名,聚焦在生活废弃物管理相关的工作上。

三、何以嵌入:社会组织嵌入社区垃圾分类的条件要素

N社会组织作为外来力量有效嵌入社区并推动了垃圾分类开展,其有效运行的要素条件可以从合法性、专业性、伦理性三个方面分析。

(一)合法性要素

合法性是指社会组织在其运营领域内获得的社会认可度、接纳度以及公众对其产生的信赖感。社会组织通过合法性嵌入社区垃圾分类,获得居民、社区“两委”等其他社区相关方的认可,保障活动顺利推进。N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构建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N社会组织与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党群共建合作项目,健全“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社区党支部—楼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架构,创新垃圾分类治理新局面。另外,N社会组织组织发动志愿服务活动,融合社会力量持续的开展并打造了包括“一勺米邻里情”“壹起分”“红色小楼长”等红色志愿服务品牌,形成了以党组织引领,社会力量加入支持,居民

群众广泛响应的基层治理格局。

另一方面,提高认可程度,密切居民关系。虽然社会组织在国内发展多年,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基层治理主体之一,但其社会知名度和公众认可度并不高,民众往往对社会组织的工作存在误解。N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和提供多项活动和服务,不仅密切了与居民的关系,澄清居民误解,加深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而且提升了居民解决社区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了垃圾分类回收的源头处理问题及居民绿色生活习惯的养成。

(二)技术性要素

专业性是指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中所展现出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特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其掌握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以及实践经验上。N社会组织的技术性建构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发挥专业价值,提升垃圾分类专业化水平。N社会组织结合三方优势,推进协同治理:社区“两委”通过党建引领,将各利益方嵌入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网络;物业服务企业与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提高垃圾分类效率与居民满意度;N社会组织社区积极培育和动员可持续的社区内生力量,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和责任感。

另一方面,利用专业理念,为垃圾分类赋能。除了积极倡导物化层面的垃圾分类治理,持续不断地宣传绿色环保理念,增进居民对垃圾分类的价值认同也显得尤为重要。在垃圾分类治理的推进过程中,N社会组织始终将“绿色”和“环保”的理念贯穿于各项活动的始终,利用日常的环保活动作为媒介,有效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

(三)伦理性要素

伦理性要素要求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时要注意与居民协商共建,注重用尊重、倾听、同理心等方式对待居民,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支持与关爱。N社会组织的伦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坚持共建共议,促进社区协商提质增效。在推进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进程中,N社会组织察觉到社区入口存在一处已闲置长达六年的空间。基于此,该组织提出了一项合作倡议:由社区负责提供房屋使用权及安装空调设施,物业部门则负责构建两层隔断并进行简易装修,而N社会组织则承担运营职责,共同打造一座服务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睦邻之家”。

此外,在该“睦邻之家”内,N社会组织发起了一系列以绿色赋能为核心的活动,例如:志愿者茶话会、环保手工坊等。这些活动为社区居民共同应对环境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促进了环保意识的普及与实践。

四、制约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现实挑战

第一,社会认同挑战。目前我国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存在矛盾心理,既想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嵌入到社区垃圾分类中去,提高社区垃圾分类治理水平;但是,政府又不信任社会组织,对于社会组织一直处于“边缘化”态度。第二,资源受限挑战。社会组织在参与垃圾分类时没有较好的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政府、物业虽然提供支持,但是作用有限;社会组织在开展各项垃圾分类活动及课程时,很少能够向居民募集资金获得财政支持。第三,专业能力挑战。社会组织虽然为社区垃圾分类提供了专业指导,但是由于组织内部人员数量不足,导致活动效果欠佳;社会组织内部创新能力不足,组织管理模式传统老套,培育和孵化人才路径落后。

五、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能力的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法规政策,提供制度支持。为破除社会组织的发展瓶颈,应及时推进社会组织基本法的立法进程,提高人们对该类社会组织的认同。第二,强化资源动用能力,拓宽资金渠道。政府在直接拨款资助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应该通过项目化运作、设立专项资金;社会组织自身也应该通过与基金会、社区、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合作等方式募集资金。第三,广泛吸纳人才,提高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组织内部管理体系,细化岗位设置,明确岗位发展规划,并为专业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张虎祥,吴凯铭,宋慧.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路径研究——以爱芬环保推进社区垃圾分类的

实践为例[J].青年学报,2019,(03):80-85.

[2] 李健,李春艳.政策介入、社区类型与社会组织行动策略——基于上海爱芬环保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案例的历时观察[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05):68-78.

[3] 谭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2):85-98.

[4] 秦祥瑞,沈毅.垃圾分类试点的社区参与分化与政府主导定位——基于BN市的实证分析[J].学海,2020,(06):135-141.

[5] 刘新宇.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深化社会组织环保参与的研究[J].社会科学,2012,(08):78-86.

[6] 顾丽梅,李欢欢.行政动员与多元参与:生活垃圾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基于上海的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02):83-94+170.

[7] 李婷婷,常健.“一主多元”协作模式的复合失灵、演变逻辑及其破解路径——基于T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项目的考察[J].理论探索,2020,(03):76-85.

[8] 苗青,赵一星.社会企业如何参与社会治理?一个环保领域的案例研究及启示[J].东南学术,2020,(06):130-139.

[9] 曹胜亮,陈祉欣.党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三重路径——基于武汉市W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案例分析[J].决策与信息,2023,(12):77-84.

[10] 周彪,陈元欣,赵梯金,等.社会组织嵌入提升体育场馆公共服务效能研究——基于汉江湾全民健身中心的个案分析[J].体育学刊,2024,31(04):88-93.

[11] 黄宝莹,王爽,黄宏思.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社区共同体建设的逻辑与实现路径[J].理论观察,2023,(08):90-95.

[12] 姜倩,蒋卫东,张义会.嵌入视角下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06):32-35.